

影面墨淡

陈天伟 著

淡墨面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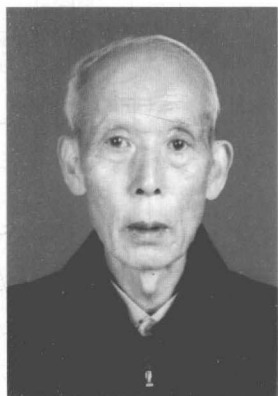
城郊息影伏蠓居堂
謂清閑百慮除
霜始寒
已先同
老
童
心
未
泯
我
生
初
區
夫
念
急
還
恍
因
暇
日
悠
悠
且
讀
半
漫
道
蓬
門
能
綱
在
神
遊
今
古
得
寬
餘
退
休
甚
懷

癸巳仲春陳天偉



淡墨留影

陈天伟 著



陈天伟，贵州仁怀市鲁班镇人，1930年庚午七月出生。1945年毕业于仁怀私立昆山初级中学，1946年至1949年，在城南九仓、冠英、鲁班、鹿鸣等小学任教。

1949年12月，仁怀解放，建立人民政权，1950年加入故乡文化村即以后生界村农协会任宣传委员、村长。1951年元月脱产参加革命，3月到省委党校第二期受训后，安排到县委宣传部任干事，参加一至三期土地改革。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调县委组织任干事，参与党建工作，享受区级待遇。1953年，参加省委宣传部组建的学习《经济建设常识》的培训后，担任县直机关干部学习的理论教员。1955年元月，调任县委秘书处秘书。1956年5月县委召开首届党代表大会，当选为委员，调任县委宣传部长，享受县级待遇。1957年7月，调任县委常委秘书。1958年元月调任文教局长兼任仁怀二中校，到8月调回县委宣传部主持工作。

1961年元月，调任城北回龙区委书记，到1965年该区划归习水县，翌年开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反复折腾之后，于1971年初调县直属机关，先后担任贸易局长和县委宣传部长。

1975年元月，调回仁怀，担任县革委科教办主任以后改为文教办。1982年至1990年任县政协四至六届副主席，四届期间仍留文教办公室工作，六届期兼任秘书长。1986年，因县委委托，牵头组建县文联，兼任该会主席。

1990年12月退休。1995年市老干局建立老年大学，受聘参与教学活动。2002年7月牵头组建市老年诗联书画研究会任该会会长，分别纳入遵义诗词、楹联学会理事，2007年御任本会长和遵义市诗词学会理事，曾忝任两会顾问。

從楷叔 西江月二聯

卓爾高風宛在生平信義過人江湖遊覽
結官紳日久思歸庭訓眼界原來洞大富
貴視如浮雲全憑手改定輸贏喜得家聲
永振

曾祖來聘公的殘留墨迹

誌從謨叔七律

幼習詩書二十年長遊考試列爭先持家
端要畱忠厚教子還期學聖賢佛果但
求人共服神修專用首同緣可憐杖國身
逢亂葯到終辭上九天

曾祖來聘公的殘留墨迹

曾祖來聘公的殘留墨迹

不孝

孝為百行首。為官為宦。皆從孝字做起。人有不孝。枉立人間。倘族中有不孝者。
經服引。父不父。君不君。同攻免為效尤。

不弟

弟者悌也。禮記云。十年以長。以父事之。五年以長。以兄事之。母論同胞之兄。當遜讓。即族內堂兄。及鄉梓之兄。亦當徐行。倘有不弟。為前同治。

不政

政者正也。朱正人先正己。母論伯叔兄長。一有不正。此屬為老不尊。置之勿問。倘一為究治。未免有借卡上而欺壓者。但安考其究竟。

不婚

同姓不婚。同禮則然。古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如我族並無有同姓為婚者。後世務農者多。讀書者少。恐有不知其理。恣性所為。倘有不愛約束。私相結合。族同攻。令其改姓。



先父自广遗像



先母李氏遗像



1960年6月我和陈乾强、胡文俊、韩启英在北京参加文教群英会

首都天安门 1960.5 沈墨大 摄



2012年适值金婚佳期，偕内子杨氏德华旅游北京留影



与家人和襟弟兴健父女三人在国酒门合影



祖孙三代留影



在兴义探亲于国家地质公园留影



在广西天生桥电站探亲留影



在广西柳州探亲留影

新政宿将，诗意晚年

——从《淡墨留影》读天伟老人

黄先荣

陈老天伟是我所尊敬的乡中贤人，《春秋》言：“为尊者讳，为贤者讳”，故尔素来仰慕而无深交。今年六月在崔政作品研讨会上，陈老邀我为他的《淡墨留影》“写几句话”，闻之惊悚。作为晚辈和学生（陈老系仁怀二中老校长），我是有“僭越”之嫌的。当日中餐时，陈老再次说“写几句话”，我终于服从了他的深思熟虑，这种时候再坚辞不受，就违拗老人了。因此，怀揣惴之情，开始拜读陈老毕生经历所结集的《淡墨留影》这部书。

《淡墨留影》以陈老一生在新旧两个时代、年轻有为与晚年栖居的两种人生境界为背景，虽细节而大气，虽情涌而深刻，虽私我而文化，骨子里始终充盈着一种清正之气、浑然之气，在澎湃激昂的职场（时年谓之“革命”）生涯中真气淋漓，大气纵横，特别是本书的第一部分“八旬”和“零碎篇章”，侧重于主观的视角，表现出作者对于激荡风云的社会革新与跌宕起伏的历史变迁中的感受与体验，淬励出了令人击掌的呼唤，从而宣泄心灵，升华哲思，可圈可点，可读可咏，有如贝多芬在叙述自己的音乐创作时所说的“这是用痛苦和艰难换来的快乐”一样，达到了文艺作品审美、益世的功能，是不可多得的上品。

读书及人，天伟老人的人生经历，令人深悟了“有志不在年高”的道理，他少年时代的艰涩发蒙、走读生涯，16岁即当起“娃娃先生”，17岁见识了

名誉县中的学者诗人徐世珩等等一系列的记述，足证在民国那样一个乱世里，也还同时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为后来共和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了扛鼎人才。1950年9月，徐世珩老师在他的《陈君天伟过我，见投佳作，赋此酬之》中写过他：“艳君清妙才，百炼金淘良，况方弱冠龄，吐述富奚囊”，“熔铸新才力，时贤与角强，奇异世神驹，万里看腾骧”。徐老师的眼力是不错的，建政初期的陈天伟年虽弱冠，却早为新中国的建设准备了诗书才华，一当融入，在时艰的拼击中，便显现了新锐的角份，成为仁怀新政的宿将，也是他一生最为得意的时期。

陈老是参加革命较早的本地青年，我在受命审读《中国共产党仁怀市历史》的时候，就在时年肃穆审慎的名单中多次见识了他，1952年的土改工作队队长，1956年中共仁怀县第一次党代会筹委会6成员之一，大会选举出来的第一届18人委员之一（而且排名前8），中共仁怀第二届县委21人中也有他。在建政初期南下干部占优势的情况下，陈天伟跻身其中，足见其资历和水平。那是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时代，书中的那些事件、那些人物虽然沉寂数年，一当被《淡墨留影》所唤起，却无论如何与今天这个浮华与柔迷的时代挂不起钩来：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吗？我们的民族是在天使与魔鬼的两极中倒腾移易的吗？

本书中，天伟老人记述了保尔·柯察金的那段人生不应在碌碌无为中度过的警句，不可否认，包括我们这一辈人，都是这段名言教科书的受益者，一个几乎被疾病折磨得要自杀的革命者，一个经历着生活悲剧仍然坚持不已的人，始终是令人敬佩而自觉效法的，我们没有必要遗忘自己的这一段“左派幼稚病”式的历程，那一代人的奋斗史所以常常令我们热泪盈眶，其传承之源同出一辙！

天伟老人是那个革故鼎新时代的弄潮者，按时下的语汇，就是职场新锐、新政宿将；他能始终站在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前沿阵地，在错综复杂的各种运动中经受考炼与洗礼，虽然也被怀疑过被闲置过，没有达到自己本该达到的峰巅，然而，他毕竟没有被击倒，仍以自己的热血丹心报答社会，苦撑着自己的话语权为民作事，这就十分难能可贵了。愚曹当年所知道的那些鲜活给力的事件：比如文艺班、黔剧团、文艺汇演、群力中学、文教群英会、全国

劳模韩启英、古蔺 400 万斤调粮渡春荒……这一些大手笔，其背后运作者竟然是我们的天伟老人，不禁仰慕有加！

他走进我的视界，是上世纪 70 年代初，那时我还是刚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新民公社的青年，在生界大队后田村的百年老屋里见到这位尊者，可惜，我素无攀附性格，没有与之续往；待到退下来后，才不时与陈老在仁怀与遵义的各种文化活动中邂逅，也只限于礼貌性质的点首。他和我的父辈同龄同事，自然视之为老辈，“为老者讳”，没有在他那里学到更多的智识，直到读到《淡墨留影》这本书，才深入地了解了他的不凡经历。从文化仁怀的意义上说，陈老是乡梓文化的宿旧之一。

如今，借助文学以养老怡情，似乎正在成为不少人形而上的择定，正如平素并不喜歌善舞者尽都投身于坝坝舞场一样，真正成为角色的并不多。一些人早年对文学有所爱好，没有时间提升，等到闲下来之后，才重新开启跋涉。可是，天伟老人不是这样的，他毕生中的大部份时间都在与文化教育搭界，他的从政经验中饱盈着文学的元素，他是最有资格讲文化文学的人。然而，他却从未摆出一幅“文霸”式的矜持，反而常常以“邯郸学步”“才粗学浅”自谦，虚心地向人学习、请教，我们真得感谢这些真诚的老人！中国当代已出现深深的文化断裂，文化的被边缘化和文化人的被清贫共同构成了经济大发展中的一种尴尬，使文化大繁荣成为一种镜花水月式的愿景，此情此景之下，许多“顽固”的老人仍以诗词为武器，把它作为国学的发扬和中华文化的传承方式，与其说是写作，勿如说是一条感情纽带，他们希望用这条纽带把个人与历史之间文化式地联系起来，不要断裂开，真令人钦服。

天伟老人晚年与诗词、书法、创作融汇一体，呈现一份优雅而诗意的退休生活。在他的诗词唱吟、次酬奉和之中，有我们钦佩的徐世珩、肖启群、王云樵、葛显威、王成玉、程大林……等乡中师长，他的联语中的，有我们所熟知的罗次启、周梦生、徐文仲、杨启钦、肖天禄、刘远煌、付正广……等仁怀精英，他所吟哦的“茅台大桥”“鲁班红军烈士墓”、“红军渡口”，都是我们景仰的文化标志物；即使是他的《零碎篇章》中的关于土城土改，仁怀劳模大会，北三区见闻和县机关的理论讲坛等等，都象一泓清泉，使读者的我们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有如他今天已是八秩之寿了，发言讲话仍还持

着那么纯正的仁怀口音，一字一词，抑扬顿挫。我十分敬重于乡土中象陈老这样的对真理和文化坚守不渝的人们，作为毕其一生坚忍不拔于文化学术中人，决不能象今天挖几个窖坑就能赚大把大把的钞票那么容易，在这个到处都是大腹便便的经济强人的县份里，以圣洁高贵的魂灵自立于世的文化人注定是形单影只的，然而，余秋雨先生说过：一切文化的最后成果都是人格，中华文化的最后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儒家的“君子”，佛家的“觉者”，道家的“至人”，其实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片“赤子之心”。毫无疑问，历史会铭刻他们那一代人对于这方热土的贡奉，他们是这块土地真正而永远的贤达。

如果不谈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仅以一个孤立的个体而言，晚年生活的是最为要紧的。富贵贫贱只是千万人生形态中的一种境遇罢了，追求幸福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每个人体验幸福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只是幸福方式的不同，“心海不扬波，享得一生安”。作为文化后生，我十分推崇天伟老人式的晚年幸福方式。当一个老人在职场奔竞之后闲赋下来，当他曾经的锐气和浪漫与时间一齐流逝殆尽、而自己尚还茫然不察的时候，诗意的晚年，最该成为让他们的归宿，也是让我们所倾慕的。

承蒙天伟老人对我的看重，赐我以学习的机会，也让我抒发了以上那些未必恰当的议论。作为一份读后感塞责交卷，任由陈老安置了！

2012年秋于山临居

注：黄先荣，中国作协会会员、贵州省写作协会副会长。曾任遵义市共青团地委书记、遵义行署秘书长、市文联主席、市旅游局局长。

自序

读苏轼《和子由澠池怀旧》，诗云：“人生在世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雪上偶然留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咏嘆之余，撩动心弦，引起反思，自感渺小、平凡、羞愧；我小如沧海一粟，细如海滩之砂粒；平凡，无大有作为，以可喜业绩回报社会，岂不羞愧！然而，我毕竟在人世混迹八十个春秋，也有自我人生经历，故不自谦地说：蹉跎岁月，虚度年华。少年时，曾受过初等教育，稍有浅薄的文化根基；在解放前夕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时期，曾短暂的从事小学教育事业；解放后的四十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辗转于县区从事基层党政工作。退休前后，我以文艺界的局外人，介入这个自我难以登攀的领域。那是1987年秋，受中共仁怀县委的委托，牵头组建县文艺界联合会；2002年，又在市退离休干部局的配合下，组建市老年诗词楹联书法国画研究会（这时仁怀已由县改市）。说老实话，主要是凭我多年工作的实践经验，做好组织、协调、服务工作。在这过程中，势必力所能及地参加有关方面的活动；譬如根据自我爱好，学学诗联创作，练练书法。与文艺界故友新交，常有聚会，相互切磋，共同提高。平素志趣默契者，他来我往，促膝聊天，称心惬意，其乐融融。我虽有邯郸学步学而难成之憾，但却有满足精神上的享受，这岂非晚年生活之乐趣。

近年，文艺界的好友，希望我能把积存的有关作品，整理成册，以免零散，留下遗憾。且有原任遵义市文联党组书记、现在仍参与遵义诗联书画活动的赵进争同志，每遇必加鼓励，在有生之年，抓紧完成此事。我手边虽有零星稿件，但自感才疏学浅，无多大价值，迟疑不决。迺来，为不负诸君厚望，

经反复思考，进行梳理，形成“八旬自况”、“邯郸学步”、“零碎篇章”、“信笔涂鸦”四个章节，命名《淡墨留影》，既自我安慰，又酬答诸君。自感多有纰漏，贻笑方家，尚希不吝赐教！

陈天伟 2010年八一初度

目 录

新政宿将，诗意晚年——从《淡墨留影》读天伟老人·····	1
自 序·····	5

· 八旬自况 ·

祖籍江西，入黔定居·····	1
十年寒窗苦读，四年粉笔生涯·····	2
时代变迁，步入政坛·····	3
受任城北回龙，长达十年岁月·····	11
东皇四载，一年治病·····	14
落叶归根，度过退休前十六个春秋·····	16
退休家居，自寻乐趣·····	17
结束语·····	18

· 邯郸学步 ·

诗 联·····	21
----------	----